

海南琼楼

(下册)

古

齐

到

汉二

海 角 琼 楼

(下册)

古 龙 著

海 角 琼 楼

古 龙 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浙江瑞安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
32开本 26.5印张 590千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0册

ISBN7—80557—035—3/I·7

定价：13元（共三册）

第三十一章 绝计妙着

黑衣蒙面人突见狂飙大起，猛吃一惊，举剑挥舞，急拒如山之劲！

雷欢陡见其剑气大盛，滚滚如一团银轮，竟能在掌内安若泰山，不禁骇然大惊，于是郑重的对抗不停。

“盖世剑”余龙祖触目心寒，他看出一面内功无双，一面则剑术无俦，自叹空负“盖世剑”之名，而内功更不及雷欢远甚。

黑衣蒙面人虽仗仙剑有化劲之神奇作用，但却感到周身如束，寸步难进，等于被困铜墙之内。

雷欢所惧者是对方“银汉绿”太过玄奥，往律自能传力到一股不寒而栗的威力，大有摧魂慑魄之能，困之不能遁近。

双方支持一个时辰，既不能进，又不愿退，显已成了僵局，余龙祖看出有机可乘，渐渐朝洞口接近……

詎料事出意外，他脚还未及踏到洞口时，突见一条紫色人影自崖上飘落，不禁骇声叫出“‘活尸’卜昌！”

雷欢闻声急退两丈，同时那黑衣蒙面人亦收剑跃开，四目齐注，只见确是那个紫衣骷髅。

卜昌环视一眼，发出阴森森的怪笑道：“你们竟不知我到崖上多时吗？”

他手指黑衣蒙面人冷笑道：“还我阳剑来！”

黑衣蒙面人挥了一下手中阳剑道：“我才是真正的‘银汉二世’你是什么东西？快将阴剑交出！”

雷欢闻言一呆，闪身守住洞口侧面，他既防余龙祖逃走，又存隔岸观火之心，耳听“活尸”卜昌大怒道：“你凭什么是‘银汉二世’？再不交出阳剑，立即叫你尸首异处。”

黑衣蒙面人冷笑答道：“凡得剑者即为‘银汉二世’，你有本领就从我手中夺去。”

“活尸”卜昌见他强词夺理，喇声拔出阴剑，冷森森的叱道：“刚闻你已窃取金猿内丹，倒要看你有无内功把持吾剑，放手过来。”

黑衣蒙面人似知自己内功尚未达到火候，横剑冷笑道：“三日后在此再会！”

他语声一落，人却如惊鸿一瞥，火速翻上崖壁急驰！
“活尸”卜昌似感大出意外，猛喝一声，奋力急追而上！

雷欢一见，不禁大喜，跨步洞口，大叫道：“余龙祖，这就是你的死期到了！”

他连喝数声不闻答应，深觉事有蹊跷，仔细注目洞内一看，只见洞深无法见底，里面黑漆漆的，不禁暗叫道：“糟！他往里面去了！”

再不犹豫，仗着目力可察数丈之远，他急急向洞内冲进，及至十丈之后，里面更觉宽阔，好在除之弯曲之外，前途毫无岔洞发现，于是加紧搜去，经过数顿饭之后，想不到忽然间前途现出一线天光，那正是破晓时的现象，洞竟到此而止，举目只见森林密布，这下可将他气坏了，大声骂道：

“这家伙逃掉了，唉，这洞竟是两头空啊！”

稍停一会，他想着敌人逃还未久，于是立朝森林内急急搜索前进。

及至日出之后，他连余龙祖的影子都没发现，而森林已到此算完，前面竟出现一大遍草原，远远似有市镇一条在望，大约走了十余里，这才越过草原，进入市镇一看，只见商旅云集，热闹非常。

走过十余户店面，只见右街上高挑块酒帘，行近门口，只见店内食客满堂，环视之余，忽见余龙祖也在里面高踞豪饮，立即侧身门旁忖道：“这叫做冤家路窄，你再无逃走之望了！”

余龙祖似觉出店门口有一人一晃不见，心中一虚，立即停杯不饮，起身欲行。

突然，他听到食客中有人骇声道：“那小子是谁？鬼鬼祟祟的不进不留，守在店门口作什么？”

余龙祖闻言更疑，但见店内无人识得自己，举步竟想从店后开溜！

雷欢在门外似也听出那人的惊异之声。伸头一看，恰好发现余龙祖已到客店后门，不禁暗道：“这家伙确够狡猾！”

灵机一动，拔身上屋，一闪守住屋上后檐！

他这举动异常，霎时遭店内之人发现，立起数声惊叫道：“飞贼，飞贼！”

余龙祖闻声有异，提功猛自后门冲出！

雷欢一见，扑出就是一掌，大喝道：“姓余的，拿命来！”

余龙祖闻声胆落，又觉背后劲力如山压下，只吓得死命奔逃，连头都不敢回看！

雷欢一掌无功，如风追上，大喝道：“你还想逃吗！”

这一声大喝之下，更将余龙祖的三魂七魄都喝出了躯壳，他本来就飞窜如电，这一下更显得脚下不落地啦，他既不敢回头看敌人，甚至连前途是什么去处都未曾入目，其惊恐与慌张之情，至此可见是如何怯懦了！

前途是一遍荒原，仅十里有几座土山，那是光秃秃的，看势毫无遮拦，余龙祖却朝土山一方死奔，在雷欢的估计下，他非到土山上不能追及这个仇敌。

忽然自左侧的数里处出现几条人影，雷欢一见，立时紧张之心，付道：“那四人莫非是余龙祖的援手？”

他的目力特强，居然看出是四个人，但却仍未察出对方面目，这时只距余龙祖只有半里地了。

那四人似也发现这面一逃一追才赶来的，但出乎雷欢想象之外，来的竟是“东川四老”，走在最前面的是呼延钧，只见他忽然大叫道：“大家快看，那是雷欢在追‘盖世剑’余龙祖！”

走在第二位是张百草，他忽然接口大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我们有戏看了，嗨，雷欢的功力一日千里，余龙祖竟吓得如漏网之鱼，这真是武林大事！”

归海生从最后冲上道：“我们快抢上那土山，迟恐看不成了，但也别接近。”

他们走的侧面，加上距土山又近，因之很快就抢登而上，然而事出意外，在他们刚刚到达之际，詎料一声哈哈大笑升起，同时现出三个来！

四老在一怔之余，看出竟是“琼楼三叟”，微生客猛冲过去大笑道：“老朋友，你们何来凑巧？”

“琼楼三叟”的羊舌化大笑接道：“有话过后谈，余龙

祖逃来了！马上有场大斗！”

七人眼看余龙祖于居中一座土山底下飞跃而登，而雷欢却只距他十丈之外！同时只听他大声叱道：“余龙祖，你只有往土里钻了，还不站住接招！”

余龙祖似感无法再逃，只见他猛的回身道：“老夫与你拚了！”

他不管有无力量抵抗，长剑挥处，银光飞洒而出，似已运上全部内劲拚命！

雷欢见他回身出招，不禁哈哈大笑，掌指齐施，傲言叱道：“你想速死还办不到哩！”

他这时已看出“东川四老”和“琼楼三叟”的面目，立即大声道：“七位前辈请恕后学少礼了。”

“琼楼三叟”的左丘光抢声笑道：“雷少侠别客气，老朽等何幸，得睹你和余帮主两位的盖世神功！”

余龙祖这时才知道另有第三者在旁观争，心中之急，更不堪言，他想象得到，这次纵算能逃生命，但却颜面无存。

雷欢似欲生擒活捉，内劲只运六成，但也将余龙祖打得团团乱转，不亚玩于股掌之上。

“东川四老”和“琼楼三叟”竟看得暗暗喝采！“仙海叟”东郭明叹声道：“想不到雷少侠竟有这盖世无双的内功，确属武林第一把高手！”

“东川四老”归海生叹声道：“凭此观之，‘武林王’齐秦威是否能敌他还成问题？”

“琼楼三叟”的“飘海叟”羊舌化接口道：“齐秦威就在二十里外，只要余龙祖能够支持一个时辰，相信他就会找来，最好通知雷少侠快点下重手！”

余龙祖乃三大势力之一的首脑人物，其功力仅次于齐秦威和赫连洪，举目江湖，除雷欢而外，能敌他的屈指可数，雷欢想杀他自很容易，若想生擒活捉却不简单！百招之后，余龙祖仍然顽不颓。

就是这时，突听“东川四老”的呼钓延大声叫道：“各位注意，四外到达不少人物了！”

他首先发现西面一人就是赫连洪，这声大叫只是存心提高雷欢的惊觉而已，声落之后，立即对“琼楼三叟”道：“三位老友作何打算？”

“仙海叟”东郭明郑重道：“看雷少侠情势而为，如有危则出手相助，无害则袖手旁观。”

余人似有同感，一致点头微笑！

雷欢听出呼延钓的叫声有异，惊顾之下，立时大骇，他看出土山周遭人影纷纷，除赫连洪外，触目看到齐秦威，和阴谷派“毒姥姥”，自北面冲到，而火山派的“火祖”和雄狮派的“吼地神君”又自南面围上，“吞海凶煞”和“野花女”却追随赫连洪与“驭鲸叟”百里冲先到达，距离仅差两箭之远了！

这形势之严重，迫得他毫无逃走之机，加上余龙祖已到举手可得之地，叫他放弃实在不舍，事到紧急关头，他那超人的智慧又如电闪出现脑际，非常快的想道：“此地毫无遮拦，逃走已不可能，我只有采取绝着了！”

什么是绝着？那只有他自己知道，猛见其和身扑进，冒着余龙祖的剑气，舍命冲进两尺，双掌齐拔，大喝一声，尤如猛虎扑拳！

突然之间，余龙祖陡发一声闷哼，整个身体被雷欢抱入

怀中！只见他竟无丝毫挣扎之力！

就在这呼吸之余，四面援兵大集，雷欢大喝一声道：“谁敢上来，我就先杀余龙祖！”

这种声势和变化，真正将来援兵之人惊得猛地一顿！都给呆住在十丈之外！

雷欢显然已将余龙祖制住什么重要穴道，只见他双手一松，“噗”的将余龙祖那巨大的身躯推倒在地，挺身守台道：“你们倚仗人多势众，又想围攻少爷吗，都上罢，我杀了余龙祖也算捞回本钱，否则你们给我滚！”

吞海凶煞猛的踏进数步接口道：“小子，你打错算盘了！余龙祖的生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，何况我们退开你也会杀他的！这次你逃不掉了！”

雷欢沉声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少爷从不将你放在眼里。”

一顿指着齐秦威冷笑道：“堡主，阁下与余龙祖、赫连洪号称三大势力，虽说你们之间常有勾心斗角，但事到生死关头，相信你也不愿让武林耻笑见死不救，如真要放弃他的生命，相信你们从此无脸立足武林了，或斗或退，全在堡主一言。”

齐秦威眼看“琼楼三叟”和“东川四老”静立数十丈外，显出旁观之势，这对他是一最大困难，如果不顾道义动手，确知人心难服，一旦传出，他齐秦威的名誉必将扫地，犹豫一会，只听他朗声接道：“你要我们退开不难，但凭什么相信你不杀余帮主？”

雷欢冷笑道：“有‘东川四老’与‘琼楼三叟’为证，雷某岂能失信于你们！”

赫连洪看出齐秦威为顾声誉而动摇，立即接口道：“以退离为条件，老夫不同意！”

雷欢冷笑道：“赫连老贼，那你就率众攻上来吧！”

齐秦威抢到赫连洪身前道：“赫连庄主且勿冲动，齐某虽不愿退，但也不忍余帮主牺牲。”

赫连洪闻言接道：“堡主难道要和他僵在此地不成？”

齐秦威微微笑道：“赫连兄之意如何？”

赫连洪沉声接道：“牺牲余帮主，咱们可永除后患！”

齐秦威传音道：“赫连兄不见‘琼楼三叟’和‘东川四老’吗？他们名虽旁观，实有见危出手之势，雷欢一旦临危时，齐某判断他们绝对不会袖手不管，这是一，其次咱们不能不顾名声，否则难服天下武林。”

赫连洪沉吟一会答道：“退去绝对不可，传言出去，还说我们这批老辈人物竟遭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威胁低头。”

齐秦威似亦感到难以下台，立即招手同来之人会齐商榷解决之法。

雷欢似看出对方决不肯退走，趁此之际，伸手提起余龙祖道：“余帮主，我并未制住你的听觉和发声，他们的言语相信你也听到了，这就是你视作后援的好同党。”

余龙祖冷笑道：“我既不能逃出你的掌握，又不能向他们报复，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！”

雷欢沉声道：“你虽必死我手，但也不在此时了结，甚至还可对他们出一口报复之气！”

余龙祖闻言一怔，问道：“如何报复？”

雷欢道：“我们合力动手！”

余龙祖知道他绝对不会放其动手，既不能放，又焉能舍

力，心中更感不解，两眼瞪得大大的。

雷欢微微笑道：“我将内劲贯输于体力，这样可使两人的内力凝为一体，那怕对方全部围上也不是我俩对手！”

余龙祖摇头道：“此举虽佳，但动作不能一致，打起来势必碍手碍脚。”

雷欢微笑道：“你以为我跟在你的背后吗？”

余龙祖大异道：“你的手掌如不按在我的身上，内功岂能贯通？”

雷欢道：“我可骑在你的脖子上，你个子大，我个子小，一旦打起来绝不碍事。”

余龙祖一想不错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有机可乘的，我还是要你的小命！”

雷欢看出他眼睛转乱，就知其心怀不轨，立即警告道：“你心中别起歹念，否则叫你死得极惨！”

他们在这边细声说话，齐秦威等似亦决定下什么计划，只见他朗声说道：“雷欢，咱们商榷一个折衷办法，你如同意，咱们立即履行。”

雷欢冷声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齐秦威指着身旁群豪道：“他们全体离开此地，仅仅只留本堡主和赫连庄主在此作见证，除此一法之外，再无其他解决之道了。”

雷欢冷笑道：“我放了余龙祖，你们两人即可将我缠住不放！不出顿饭之久，他们又赶回困住少爷！这如意算盘打得通吗？”

齐秦威似被雷欢猜透阴谋而老羞成怒，只见他厉声叱道：“无知小辈，你不接纳是自取灭亡！咱们对余帮主的道

义已尽，他如被你杀害，我们再无歉咎。”

雷欢大声喝道：“齐秦威，你休得藉口，余龙祖早知你们是无意救他的，要攻就快点动手，别在那里假惺惺的。”

赫连洪突然冲出大叫道：“大家上！”

齐秦威将手一挥，霎时率众从两面抄进。

雷欢顺手解开余龙祖被制之穴，左掌往他天庭穴一按，拔身跨上他的肩膀，沉声喝道：“余帮主，动不动手在你，但你的内功已被我操纵，若想延长死期，那就只有攻敌，否则我将你的内功吸为己用，到时休说我手段狠毒。”

余龙祖突觉全身功力陡增数倍，心中又惊又异，但困天庭遭雷欢按住，虽有歹念，却不敢反抗，不得已，右剑左掌，立朝对方逢人就劈！

这种罕见于武林的打斗方法，顿时齐秦威等看得大诧不已，围困之势虽成，但却不敢接近，人人都在五丈之外遥攻！

雷欢一见，沉声喝道：“余帮主只管冲，你背后还有我的右手可断后。”

余龙祖因自己生命操在他的手中，闻声那敢不依，加上欲报同党绝情之恨，他真的猛冲而出！

齐秦威恰好在他正面，见其猛不可挡，不禁失声道：“余帮主，难道你疯了？”

余龙祖猛的一剑劈出，大声叱道：“那只问你们为何不退？他有意放我，而你们竟不顾道义。”

齐秦威闪开三尺，回掌横扫，厉声道：“你死了之后，我们自然替你报仇！”

余龙祖忽见左侧赫连洪攻到，立将剑势不收，猛朝他胸

前斜削而上，口中大声冷笑道：“你们这批毫无道义的东西，竟将余某生命不顾，还说什么报仇，咱们要生同生，要死同死，最低限度，我要眼看几人先而亡。”

赫连洪闪避不及，举剑力挡而上！

两剑一接，突起一声铿锵大响，顿将赫连洪震击三丈之外，竟他半臂麻木不灵，只吓得面色苍白，冷汗直流！

余龙祖举剑便追，却遭“火祖”和“野花女”双双从两面阻住去路，心中一狠，左掌立起一式“横扫千里”，只打得“野花女”惨叫倒地！

齐秦威一见大惊，抢出就是双拳齐施！

余龙祖收势不及，空门大露，便想撒腿后退，但耳听雷欢在肩上喝道：“你不要管！”

他“管”字未落，右掌一圈挥出，居高临下，直往齐秦威头顶劈落！

齐秦威双拳不敢施尽，劲到中途，突收又举，顿与雷欢掌力相接！

“蓬”声大响中，齐秦威被震得浑身乱摆，踉跄中，连退三大步！余劲所及，竟连“火祖”也被震出圈外！

就在这时，四周人影如幻，纷纷围上五十余名高手，显而易见，齐秦威的手下陆续赶到了。

余龙祖得到这下收招之机，他忽觉背后有人暗袭，无暇回身，左掌左臂倒劈，劲力所及，顿将偷袭之人打得“吭”的一声闷哼，身形如泥丸冲起！

雷欢闻声回顾，只见竟是“驭鲸叟”百里冲的身影！显已一命呜呼了！

双方这一接触，那只是俄顷之间，齐秦威与“火祖”得

到大批手下来援之后，霎时稳住颓势，而余龙祖的四周立成刀山剑海！

雷欢一面指挥余龙祖攻击，同时挥动右掌，着着尽是杀手，只打得惨叫不绝！

这时的“吞海凶煞”趁隙奔到“野花女”倒地之处一看，只见她双目突出，似已断气多时，他心头一震，立即奔到“吼地神君”身前助攻，暗暗传音道：“大势已去，我们必须见机而为！”

“吼地神君”传音道：“她死了？”

“吞海凶煞”点头示意，暗暗一瞥齐秦威，又道：“只要他略显退势，咱们立即先走。”

“吼地神君”点头示意，火速转到“毒姥姥”身边，立将心意通知。

齐秦威这时与赫连洪同挡正面，显已运上全劲抢攻，但却毫无进展，甚至连上风都未抢到，眼看各派手下高手如倒乱柴一般，心中焦急莫名！

余龙祖似知自己生命无多，他将一股凶煞之气全部发在同党头上，大有杀个痛快方始瞑目

右侧土山只距打斗土山一箭之远，“琼楼三叟”和“东川三老”自见雷欢想出那妙绝武林的打法之后，莫不暗暗叫绝，他们都是历经大风大浪的老江湖，但谁也想不到这个稀罕的妙着，只听张百草长声叹道：“这孩子的智慧太高了！此举既可掌握被擒之人，而又可增加内功杀敌，竟将一个被困之险转为反败为胜，诚属武林创举。”

“浮海叟”左丘光哈哈笑道：“这种打法也只有孩子们方可使用，要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却不行，七老八十的，难道

还骑在他人肩上打架！”

众人闻言大乐，莫不忍俊不禁，呼延钧道：“这话是这样说，但事实却不然，假若你我处在这种生死关头时，只怕不干也得干了，岂能叫敌人围困活捉？”

“仙海叟”东郭明接口道：“各位别轻松，你们注意，那火山派的‘火祖’要施狠毒手段啦！”

“东川四老”的微生客一看情势不妙，急急道：“他要施放‘地火雷’了！”

归海生突然冲过去大叫道：“火山派掌门人快住手！难道你要将双方都毁灭吗？”

他这一声大叫升起，顿时斗场人人惊醒，纷纷朝四处逃避，雷欢猛提右掌，正对“火祖”沉声道：“你有种试试看，我不叫你自食恶果从此不姓雷，凭你的功力能将‘地火雷’擲到我身边来吗？”

“火祖”本存偷袭之心，这时一旦揭穿，他那还再敢下手，闪出数丈阴笑道：“这次算你逃脱一死，日后自有要你小命之时！”

他说完立朝齐秦威拱手道：“齐堡主，咱们该走了！”

齐秦威似知无功可收，面对雷欢道：“余帮主与你之仇如何了结？咱们从此再不过问，但我们对，你只有等着瞧了。”

雷欢眼看“琼楼三叟”和“东川四老”都到了十丈之外立定，接口问道：“余帮主当年杀了我家什么人？”

齐秦威沉声道：“你不会问他自己！”

雷欢道：“他今日替我出了力，少爷不愿再逼其口供。”

大斗一停，余龙祖在他跨下羞愤莫名，这时紧闭双目，闭口不言。

突然，白土山下猛的冲上一个白发老人，只见他醉醺醺的接近大叫道：“你们还不快走，东面有‘活尸’卜昌在十里之外，南面有黑衣蒙面人持‘银汉绿’已到五里之内了！”

这一声大叫，顿将齐秦威一方惊走大半，赫连洪立朝齐秦威道：“我们先夺‘银汉绿’要紧，这小子日后再收拾！”

齐秦威环视一眼后，立朝“琼楼三叟”与“东川四老”道：“各位，恕齐某先走了！”

“琼楼三叟”和“东川四老”同时拱手敷衍，齐声道：“堡主请便！”

雷欢瞪目看着对方离去后，忽然自余龙祖肩上飘落，沉声道：“余帮主，你也该走了，我从来不杀被擒之人。”

“琼楼三叟”和“东川四老”一见，齐感惊异之极，莫不都怔在一旁！

余龙祖似也出于意料之外，张开两眼道：“你不怕我再约齐秦威等联手围攻？”

雷欢淡然道：“我如顾虑将来，此际又何必放你？”

余龙祖冷笑道：“你想施恩套取口供？”

雷欢大声道：“我家三十六口不能再活，须口供作甚，将你们杀光算了，谁还在乎口供。”

余龙祖点头笑道：“我余某从今认清你是条好汉！咱们今后相遇再斗。”

众老见他颓然离去后，同时走到雷欢面前，呼延钧首先